



革命斗争回忆录

千里跃进逐鹿中原

唐平铸等著

千里跃进逐鹿中原

唐平铸等著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1961·北京

千里跃进逐鹿中原

唐平铸等著

*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北京 箭杆寺一号

北京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4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重印

南京 湖南路13号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2 11/16 插图 1 字数 49,000 字

1961年6月第一版

196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南京：1—50,000

內 容 提 要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是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件大事。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我們從各報刊上選輯了一些記述解放戰爭時期革命鬥爭生活的回憶錄，按戰爭發展階段分編為五個集子：《毛主席在重慶》、《英明的預見》、《千里躍進逐鹿中原》、《偉大的戰略決戰》、《蔣家王朝的覆滅》。

本書——《千里躍進逐鹿中原》共選輯了五篇文章。內容是記述解放戰爭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一九四八年六月），我軍南綫主力部隊，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突破黃河天險，進軍中原，揭開了全國性戰略反攻的序幕；爾後，又轉戰中原，在外綫大量歼敵的英雄事跡。我軍這一行動，不僅有力地配合了我內綫部隊的作戰，而且，徹底破壞了敵人企圖將戰爭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我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作戰的反革命戰略方針。毛主席指出：“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集子就是這個偉大事變的記述。

封面設計：婁傳義

目 录

千里跃进逐鹿中原	唐平鑄	1
两军相逢勇者胜	肖永银	23
挺进豫西	陈 赓	33
豫西“牵牛”	陈 康	51
打下襄阳捉康泽	化 波	63

千里跃进逐鹿中原

——刘邓大军南征記

唐 平 鋒

—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汹涌的黄河，象一条巨蟒，在夜色中滚滚东去，令人见而生畏。然而，就在这个晚上，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治委员的率领下，悄悄地从这条巨蟒的身上踏了过去。蒋介石所谓顶四十万大军防守的“黄河战略”的神话，就在这个晚上烟消云散；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也就在这个晚上揭开了。

渡河的第二天下午，刘邓（当时我们都这样亲切地称呼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召集各纵队首长研究了行动计划。在一间不大的农村小学校教室里，墙上挂满了画着红蓝色箭头的军用地图。

邓政委跟平时一样：严肃、镇静，讲起话来斩钉截铁。他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现在，敌人进攻的重点是山东和陕北。

山东，敌人是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陕北，十五个旅，十四万人。正象刘司令员所讲，敌人是‘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我们这里刚好是个‘把’。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

这当儿，刘司令员插上来说：“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两条腿，我们拦腰砍去。”他这生动的比喻，使在座的同志们都笑了。

邓政委接着说：“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把刀尖插入敌人的心脏。”

刘邓讲话常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讲完，第二个人就接着讲，使你后来很难记住哪一段是刘讲的，哪一段是邓讲的。可是在人们的脑子里却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概念：这是刘邓的意图。

刘司令员接着说：“一年来，敌我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这就决定了我们战略进攻的方式不是逐城推进，而是跳跃式的。我们大胆地把敌人甩在后面，长驱直入地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他一面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一面指着地图说：“你们看，大别山这个地方，就象孩子穿的‘兜肚’一样，是长江向南面的一个突出部。我们跃进到大别山，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这时候，北面的敌人就可以吸引一部分到我们这边来；山东、陕北和其它战场的担子就会减轻一些，他们可以放手歼灭敌人。当然，我们的担子就会加重，困难

就会增多。不管在跃进途中，还是到了大别山，我們都会遇到……”

邓政委接着說：“革命就是困难的事，要革命就不怕困难，怕困难就不要革命。对这次行动中的困难，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但是，我們是在全国各战場大举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热烈支援下，来执行中央规定的战略任务的。我們的行动，决不是冒险，而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毛主席指出，我們到大别山可能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我們要力争第三个前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为跃进到大别山，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斗争。跃进大别山，解放中原，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第一步棋；下一步棋，就是以中原为障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長江，解放全国。”

停了一会，邓政委又繼續講：“大家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們現在不打出去，情况将会怎样呢？当然，我們在內綫还可以繼續歼灭一些敌人，但是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会漸漸消耗殆尽，我們很难持久地打下去。蔣介石就是希望把战争放在解放区里进行，以徹底摧毁解放区。我們要打出去，破坏蔣介石这个恶毒的反革命計劃。这里，我想起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訓。当时毛主席几次提出要紅軍主力打到外綫去，展开战略进攻，外綫和內綫結合起来粉碎敌人的‘围剿’。可是当时的教条主义者不讓这么办，結果来了

个大搬家——長征。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訓。今天，我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的战略方針，我們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炮声不时地在南面轟隆隆地响着。好久不下雨了，灼热的太阳晒得地皮裂开了；高粱叶兒有些發黃了。各縱队首長們騎着馬，默默地从田間小路上走过。刘司令員和邓政委的話，还在他們脑际迴旋着。这些老战士們，大多都是原来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家乡就在大別山。然而目下他們所思念和渴望的，不是久別的故土和亲人，而是怎样帶領着自己的战士，去执行这个千里跃进的偉大战略任务，把鋒利的鋼刀插进敌人的心臟。

二

我軍强渡黄河以后，原来守在黄河南岸三百余里防綫的敌人两个师，因为害怕被我軍歼灭，很快就龟縮到鄆城和荷澤城里去了。依照刘邓的意圖，我們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攻打鄆城，并且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援兵。当时，蔣介石看到黄河防綫被我軍突破，华东野战軍又在津浦綫上發动了攻势，开始感到他在山东战場的左側和后方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挖肉补疮，命其防御隴海綫和豫北的三个师共六个旅，星夜兼程北进，企圖向我軍右側来个迂迴。这一着，早在刘邓的預料之中，所以，这些送死鬼一赶到，喘息未定，便陷入了我軍的天罗地網。

那几天，各部队都爭着要打好南下第一仗，誰也不甘落

后。任务，要最硬棒的，歼灭顽强的敌人，才觉得过瘾。谁要是被分配去打弱敌，就会把嘴翘得高高的，向上级“讲价钱”。头几仗确实打得出色。仅郛城一战，我们一个纵队就歼灭了敌人两个旅。歼灭定陶的敌人四千余人，我们仅伤亡三百人，比例是十四比一。六营集战斗更是打得巧妙。敌人在六营集这个不到两百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挤了两个师，如果实行强攻，敌人就会作困兽之斗，增大我们的消耗和伤亡。当时，刘邓决定以一个纵队在村子东面的开阔地上布置一个袋形的阵势，另一部分部队在西面强攻。果然，当敌人向东面突围的时候，两个师就全部装进口袋里了。没有战争经历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前线军民那种胜利的喜悦。前方部队攻城夺地，歼灭敌人；后方机关、民兵、老百姓也在遍地打散兵游勇，缴枪捉俘虏。人们说，这真有点战略进攻的味道。

然而，刘邓总是要我们在胜利面前保持冷静和清醒。这次战役的最后一次战斗——羊山集战斗，我们虽然胜利了，但是打得很吃力。开始连攻四次，没有攻下。刘司令员亲自到前线去了解情况。他问前线指挥员：“你们亲自去看过地形没有？”当他听到回答说“没有”的时候，就谆谆告诫说：“越是胜利，就越应当细心和谨慎，不能稍有疏忽大意。你们应当亲自去前面看看地形，了解打不下来的原因，看看下面还有什么具体困难，应当和干部战士们研究研究。”

前线指挥员根据刘司令员的指示，冒着激烈的炮火，到最前面看了地形，征求了下级干部和战士们的意见。原来

出动羊山集背后靠山，三面有水沟相隔，敌人接受了郛城等地被歼的教训，利用羊山制高点进行固守防御。我们前几次因为把突破口选择在东面和南面，一来因为有水不好打进去，二来受敌人制高点火力的封锁，打进去了也难向村子纵深发展。第五次攻击，由于我们进行了周密的侦察，抓住了敌人的要害，重新改变了作战部署，不到两天，就把羊山集的敌人全部歼灭了。刘邓嘉奖了攻打羊山集的部队，表扬了他们英勇顽强、不畏艰苦的战斗作风。

我军在渡河以来二十八天连续不断的作战中，共歼灭了敌人九个半旅，六万余人。我们虽然获得了这个初战的胜利，但是当时情况却越来越紧急，需要刘邓当机立断地作出决定：是在当地继续歼灭了敌人再南进，还是撤开敌人立即行动。

从部队情况看来，打了二十几天的仗，没有来得及休整，大批俘虏刚刚补入部队，对南下又没有来得及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样仓促行动，问题一定很多；同时，敌人调来的二十几万人马，眼看就要到跟前了，如果不在鲁西南地区群众基础好的条件下歼灭其一部，我们跃进，敌人就会跟着屁股追来，我们一路上必然会背着十分沉重的包袱。……这样看来，要马上南下，实在是困难重重，是冒着极大危险的。

然而，刘邓首长却当即下定了决心：立即行动！

难道刘邓首长没有考虑到以上的重重困难和险恶吗？

当然不是，刘邓比誰都清楚这一切。但是，他們更清楚，在这种情势下，不能从部队本身的困难着眼，而应当坚决勇敢地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交給的战略进攻任务。为了完成这艰巨光荣的任务，就是刀山也要上，火海也要趟。从全国战局來說，我們越早出动越有利。当时山东和陝北两个战場都很吃紧，我們迅速从中路突破，打到外綫，調动敌人，便于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并使自己轉入进攻。从敌情方面來說，我們在魯西南久留也不利。为了挽救败局，蔣介石在七月二十日亲自飞到开封，并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地东拼西凑地調了二十多万人馬到魯西南来，企圖利用我們背水作战的不利地形，把我軍“歼灭”在黃河南岸。我們繼續和敌人糾纏下去，会延誤南下的時間，即令再消灭敌人几个旅，对全国战局也不会發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刘邓說：“敌人是爱搞‘飯館子战术’的，叫你吃了一頓又一頓，想把你脹死。”当时，蔣介石还有另外一条毒計，就是阴谋决堤放水，把我南下大軍和黃河南岸数百万人民“淹死”在魯西南。那几天，大雨不停，河水猛漲，敌人飞机天天轟炸河堤。万一决口，情况实难設想。当时刘邓真是憂心如焚，整晚整晚不能好好睡覺。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立即行动，显然是不利的。

刘邓的决心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党中央要我們在跃进中除了扫清路上小股敌人及民团以外，不与敌人糾纏，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別山；在大別山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我軍

的同时，党中央又命令陈(毅)粟(裕)野战军主力从山东打出来；陈(赓)谢(富治)兵团从晋南打进豫西。三路大军，摆成“品”字阵势，浩浩荡荡，向南杀去。

三

八月七日黄昏，刘邓所率各纵队，从鲁西南的金乡至菏泽以南一线出动了。千军万马，象无数支离弦的箭，向蒋介石的心腹——大别山直射而去。在中原无边的原野上，我们没有遇上一支蒋介石的正规军。他们都开到围攻解放区的前线去了。民团等地主反动武装，在我南征洪流的重压下，早给冲得不見影了。

但是我军的这个突然行动，却给蒋介石造成了一个错觉。他以为他的大军压境，我们既不能北渡(当时连日暴雨，黄河水势更猛)，又不敢和他们再战。他的结论是：“共军溃不成军，向南流窜。”根据这个结论，他的行动计划就是一个“追”字。蒋介石为什么不采取前堵后追的办法跟我们决战，而只是在后面紧追呢？根据当时刘邓的看法，是因为敌人对我军向南跃进的行动作了错误的判断。在敌人看来，我军既是“溃不成军”，在“向南流窜”的道路上又有陇海路、黄泛区以及沙河、颍河、洪河、汝河、淮河等六、七条大小河流的阻隔。他们以为满可以利用这些天然障碍，把我们赶到黄泛区和沙河之间来“歼灭”我们，或者是用穷追的办法，把我们追垮。

然而，正象刘邓所說，敌人的算盘又打錯了。敌人二十万大軍用“送行”的方式尾追我軍南下，的确給我們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它并不能阻止我軍英勇地向中原挺进。

刘邓把我們这次行动，比作是“釜底抽薪”，既然大胆到“釜底”去“抽薪”，就难免燙手。千里跃进是一个大險关，如果我們沒有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去克服跃进途中的困难，我們不但不能完成全国战略进攻在中央突破的任务，而且 有遭受复灭的危險。

当时摆在部队面前的困难，确实是很严重的。后面敌人追得很紧，有些地方是敌先头和我后尾紧連，有的只隔五十来里地，加之敌人的飞机不断“光顧”，部队只能在夜間用很快的速度行动。那些时，天气悶热，常下大雨，部队每天从黄昏走到天明，有时渾身淋得透湿，疲困不堪。到了宿营地，一面作飯吃，一面偵察警戒，挖防空壕，找渡河器材，做群众工作，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几乎連恢复体力和晒干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时候，有些不了解全面情况和害怕困难的人，就講起怪話来了：“什么战略进攻，把人都拖死了！”“上級也不照顧下級的实际困难。”有的干部提出是否讓部队休息一天，或者干脆打一两仗再走。可是刘邓南进的决心是絲毫不动搖的，他們始終坚持走，而且要快走。刘邓常向干部們講：“慈不掌兵！部分人的飢渴和疲劳，换取大多数人的温飽和安全；此时此地的困难和危險，换取今后全国的胜利和幸福。我們要学会算大賬，不要抓小辮子。”

八月十七日晚上，我們通過寬達八、九十里的黃泛區。自從蔣介石製造黃河改道以後的九年中，這裡變成了一片汪洋，三十幾萬人民的生命，被黃河吞沒了。內戰爆發以後，蔣介石為了殘害解放區人民和阻止我軍南進，又使黃河歸了故道。但是當年的黃泛區仍然遍地是積水污泥，路途莫辨。部隊通過黃泛區，整整走了兩天。戰士們臂挽着臂，手牽着手，踏進沒膝深的污泥，象“拔慢步”似地迈一步拔一步。有些地方不能騎馬，我們的劉鄧首長，也和戰士們一起在污泥中慢慢拔步前進。到天明的時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成了“泥菩薩”了。當時炮兵和汽車部隊是特別艱苦的。汽車開進污泥里，象豬一樣叫喚，就是開不走，戰士們只好推的推、拖的拖。許多重炮走不動，炮兵們把零件拆卸了，一件件扛着走，許多步兵部隊就主動地幫助推車扛炮，有些實在走不動的汽車和重炮，也只好忍痛地扔掉了。這些東西，大部分都是在魯西南作戰中繳獲敵人的，但是把它扔掉，戰士們心里總不好受。有個連長在扔掉一門陷在泥里的榴彈炮的時候，取下了炮栓，並且在炮身上刻下記號。他心想，總有一天我會找着它的。事情也湊巧，在兩年以後我軍解放南京的時候，這位連長終於找到了這門炮，並且立即安上那保存了兩年的炮栓，參加戰鬥去了。

在通過黃泛區的第二天，部隊來到了沙河北岸。本來，有些人看到我們已經通過了黃泛區，離敵人遠些了，心想一定會讓部隊歇歇再走。可是劉鄧的命令仍然是繼續前進。劉鄧說：“背水作戰，兵家所忌。”並命令司令部人員馬上把

道路調查好，限兩小時內搭起浮橋，讓部隊通過。

四

我軍渡過黃泛區和沙河以後，蔣介石這時才清醒過來，知道我軍不是什麼“流竄”，而是有計劃地向大別山進軍。在慌忙火急中，調了八十五師和十五師一個旅約三萬人趕到汝河南岸，拦住我軍的去路，企圖來一個南北夾擊，把我們“歼滅”在汝河一帶。

我軍先頭部隊是在二十三日到達汝河北岸的。南岸有一個大鎮——汝南埠，駐有敵人的地方部隊。由於汝河的阻隔，而河上的船只，早就被敵人移走和砸沉了，使我們無法立即去消滅它。第二天，敵人八十五師和十五師一個旅先後趕到了，在河對岸數十里長的地帶擺成一綫，與我軍隔河對峙。我們勇敢的戰士們，就在敵人炮火轟击和飛機狂炸的情況下，運用木头、高粱秆等就便的器材，強行渡過汝河，從敵人手中奪取了第一個橋頭堡——大雷崗，把第一個楔子楔進了敵人防守的南岸。我們另一支部隊在河的上游找來了幾只船，沖過敵人的重重封鎖，把船只搶運到大雷崗附近，迅速地搭起一座浮橋，我軍一個主力團渡到汝河南岸，和敵人展開了拉鋸式的戰鬥。

這時候，劉鄧首長、李參謀長都到先頭部隊來了。鄧政委劈頭就對李參謀長講：“打開地圖，給大家介紹一下情況。”李參謀長指着地圖，把我軍前後的敵情向大家講了。

他接着說：“从这些情况来看，敌人的企圖是想拉住我軍的主力，在汝河一带决战，想打乱我軍进军大別山的战略计划。”

前綫指揮所离河岸很近，敌人的炮弹前一个后一个地爆炸着。同志們一面听着李參謀長介紹情况，一面耽心着首長們的安全。有的同志要刘邓首長进到屋子里去，他們似乎沒有听见，只顧看地圖。邓政委向大家扫了一眼，說：“情况就是这样，現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沒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轉回去。这就是說，我們完不成党中央和毛主席給我們的战略任务。你們要把情况和任务向同志們交代清楚。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驗我們共产党员和革命軍人的时候，我們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站在一旁沉思的刘司令員也提高了嗓子接着說：“两軍相逢勇者胜，你們明白嗎？从現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們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刘邓还再三地詢問前綫指揮員，兵力是怎样部署的，什么地方放了多少部队，預备队控制在什么地方？还提出了許多問題，甚至涉及到一些技术上的細節。人們虽然很焦急，可是他們却从容不迫，异常鎮靜。

他們正談着，忽然来了情报，說跟在我們后面的敌人三个师，已經和我們后衛部队打响了。情况真是急如星火，部队得馬上行动。經過一場激烈的战斗之后，前綫两个旅的主